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八卷

萬曆叁拾肆年五月十八日

兵部車駕司主事吳烱一本敬循職掌敷陳末議以蘇驛遞以裨
國計民生事臣錄佐郡叨轉南京兵部主事未任疏請終養田籍十有三年蒙
聖恩除補今職捐糜無以報萬一頃臣從里中起

復赴部沿途見民生蕭條驛遞困苦臣切痛之
今日官係添註無所事事因思驛遞一事頗關
民生正屬職掌有概於中義不容默故以一二
未議為
陛下陳之夫驛遞之弊有三一曰借用勘合之濫
二曰遣牌支用之濫三曰各衙門題差之濫今
春臣以部臣赴復沿途自顧夫馬竊見有書生
布衣揚揚馳驛夫馬應付如響問其姓名東支

西吾潛察其踪跡乃借用勘合也夫驛遞僱募一名每日價銀一錢二分馬價相同途中所見用轎二乘計用夫二班更換一十六名用馬四匹是每日費銀二兩以外江南至京約三十日計費銀七十餘兩夫以一人而費官銀七十餘兩况所借不止一人有自京借出者有自外借入者有已往不返而以回程借他人者弊端百出絡繹道路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一臣自萬

曆八年中會試之後至萬曆十八年筮仕之時竊見有以副使赴任被論騷擾驛遞謫降推官者有驛傳副使起復赴任等驛遞驛擾俱被謫降者此時驛禁猶嚴違禁猶少地方不至太苦今日起復赴任等官自遣牌以為當然支用過多旁午不絕驛遞安得不困即其弊二各衙門正差載在

令典不可已者不論外今有俸深不得陞轉借差

回家者又有閑曹無所任事借差回家者於是有催錢糧之差有解銀一差而分為幾差者此皆可以而不可已者也夫一官出差假道回籍陸路用轎幾乘槓幾槓馬幾匹每日用夫馬不下五六十名匹費銀不下七八兩水路坐舡少不下兩隻用夫不下六七十名費銀亦不下七八兩假如三千里約行三十餘日是費銀二三百兩後日回程進京費亦稱之是一差費銀不

下五六百兩閒曹京職有終身四五差者是一官差費約不下數千兩此皆百姓之脂膏也聞之道路有廣開事例所得不償所失之言可為寒心百姓脂膏已竭各府州縣錢糧安得不拖欠

國家安得不窘卽其弊三今天下百姓生計日蹙邊塞糧餉無來議坎三殿之程掣肘難措此何等時而驛遞困苦至此山東河南北直地方有

驛處所小民馬戶舉家流移及今不盡後何底
止歷年諸言官例有條陳
陛
下屢頒禁諭兵部刊行事例具為詳悉第法久
弊滋時移玩起款大為名姑息成風誰有任勞
怨肯行之者臣以為弊不難除也夫借用勘合
之弊除之莫若撫按之查刷或在京起程或在
外府州縣起程例投報撫按衙門查係真正士
夫方與掛號其一切假托差官家眷等項名色

併係借用之門俱不准行其應付所在查照勘合量給名數不得徇私近日每一名起五名之弊其用過夫馬每日登記簿籍每季之中撫按吊取驛簿逐一查刷有應付違例者驛遞究罪冒濫官員論核從實奉行毋得曲徇津要而苛求冷散以塞責凡勘合過一年之外者不准回程復用如是則借用之弊可除矣夫京職方面以上用

題准兵快護防住宿公館量送薪水事例可遵而
遣牌支用夫馬動至數十名匹地方何以支持
今後量送薪米量撥護送不得過驛傳品級事
例申明刊布各驛使之通知以為遵守又須造
冊登記以待季終撫按調查有過多者論劾則
遣牌濫用之弊可除矣乃若各衙門題差另須
酌議夫吏部無差禮部有差係展親優禮大臣
撫四夷之大體不可議而差之濫者莫若戶兵

工部夫户兵部解邊餉之差誠不可已而銀數多道里同者是不可以併乎一差分為幾差是不可以已乎臣以為一邊而幾項錢糧可以併差有兩邊一路而經行者可以併差總以十萬

上下為率不可過多亦不可零星分差以滋煩擾其差須用職掌不可借用閑曹乃如催金花催馬價催袢襖催市催象等差及工部催

皇木等臣未見差官往催而錢糧從此起解者也

不過借此名色以為各官過家之計各官差者
亦皆身不至地方不過移文往復而已與其各
官而以文移往復孰若各衙門以文移督催嚴
撫按司道府州縣之考成令其責有攸歸不得
不完乎臣以為此等無益之差着之
令甲置之不行可也又如兵部武
誥之差係
國家崇重舊典似不可已然文官大臣

誥命尚不差官費送而武官庶僚之
誥何必差賫況向來差官儘有在途聽領者與其
差官而在途聽領孰若乘往來南京求之便賫
至南京兵部給發聽領乎臣以為此差可已也
又如刑部審決之差舊謂兩京無按察司特察
京官會決似不可已也然各府有守巡道獨非
司官乎道臣會同按臣審決必無枉縱況歷年
有差官在前停刑在後者徑自回家漫無所事

臣以為此差可已也各衙門無益之差不能盡知諸如工部磚價炭價之類皆屬可已

國家體恤群臣自有大道何必假此名色以滋道路之擾若題差之途一清則驛遞濫費除其大半矣驛無濫費則民生不致甚困民生不困則庶民錢糧得免逋負而司農漸無告乏此其關係

國計民生甚大臣不敢以為瑣務細故也臣論不

諳天下事職掌所關目擊其弊不能自已敢陳
末議如不大謬於治體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酌議上
請定奪施行題差之濫行在京衙門議停查例之
嚴行各撫按按季具
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職按此疏論省驛遞喫緊處在六部之省題
差而戶兵二部一差分為三四以便庶官之

過家其費不肯雖開事例得不償失真確論也至於州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强項而藩臬兩臺反有嫌其失歡貴要以相累者法不得行矣然每驛錢糧亦須通計實數幾何即加節省當覈其餘剩幾何以佐公家之急否則徒充有司之槖其病民等也此疏雖

留中而各省直多見之行事故采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太僕寺少卿吳華為欲循職掌直陳馬政懇乞

聖明燭弊源革積習以肅久玩之人心以重

軍國之急務事臣駑駘下乘不堪鞭策誤蒙

聖恩任使督理西路馬政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祇慎至於今幾一年矣馬政之利弊

已目擊之而得其概矣竊思馬政之修當自俵

馬之時慎之未有俵馬不善而養馬能善者也

故臣於養馬庶官固嘗致其叮嚀之意而於俵
馬者尤加慎焉及思俵馬州縣地方遼遠難以
面語乃刊刻數語分散州縣以曉告之大約謂
朝廷洪恩不虧小民各州縣俵馬之家每戶給銀
三十兩不為不多矣即荒草之年亦自足辦使
為馬戶者肯盡此三十金以貿買必得上駟何
乃以矮小瘤病之馬解寺印烙訪其所繇則或
受欺於吏書減馬價以給馬戶者有之或市恩

佐貳淮其領馬價而償低馬者有之或求媚於
鄉官准其備馬低價而受重價者有之又不然或
忽畧於馬政任馬戶之作弊而慢不經心者有
之比馬之不堪用也臣採其積習之弊而明白
開示之如此後立為看馬格式發與州縣刊刻
令其俵馬之日親填尺寸毛齒等項以俟臣覆
驗總之無非欲其慎擇良馬以備
軍國之需蓋不啻三令伍申之矣今三十四年

春季依馬合式如東光青城等縣者固多其依馬違式如興濟蒲台等縣者亦不無也夫臣當各州縣解馬在寺隨喚其解吏并醫獸眼同看驗而本寺之吏書無敢一竊馬不敢不公矣臣每日看馬晨入酉出駁退一馬詳看再三不敢不慎矣故較馬之尺寸必較馬之齒歲必問馬之瘸瞎必辨馬之瘦病必審非故為是操切也臣所任者馬政所理者馬政職業攸關不得不

詳慎耳使臣於馬之矮者瘸者瞎者病者瘦者
直受之而不駁則管馬之官稱快矣解馬之家
稱便矣豈不人感人悅何以任怨為怨之極行
至謗臣陷臣官且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
廷之法此官已視之若無矣奚怨之避又使臣
於馬之矮者瘸者瞎者瘦者濫收之而不擇則
一日收馬一百匹可也一日收馬二百匹可也
豈不自暇自逸何以任勞為勞之極行至瘁精

敝伸身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身已非吾有矣奚勞之辭近者四月
內興濟縣蒲臺縣各解馬到寺臣看驗如前法
見其馬多不合式非特瘸者瞎者病者居其半
而
朝廷欽定尺寸明知之而明違之臣駮而問之曰
汝領
朝廷之銀以買馬不遵

朝廷之法以俵馬何也馬戶答曰本縣自發銀買
馬吾儕買戶聽觧而已馬之好醜何與馬此馬
戶之稟臣如此及既駁換之後中間馬戶潛往
京師百般營求以必售低馬而後已臣又駭而問
之曰驗退之馬本宜以退印烙之以防再進但
一用退印人皆知為低馬即民間不買矣今雖
揀退不烙退印則汝之馬猶舊也賣舊換新何
費馬何若馬馬戶答之曰本縣官嚴示若駁馬

一匹重責四十且拘其家屬監候是以不敢囬
也此馬戶之稟臣又如此臣歷聞之嘆曰使馬
戶之言而虛也則可使馬戶之言而實也臣憂
馬夫買馬不繇馬戶而馱馬必責馬戶卒使馬
戶必售低馬而後已臣恐馬政之修無日也今
臣為
朝廷分理馬政固不避勞與怨但非
天言一振飭之人心積玩閑不知畏即馱囬低馬

後以依馬進雖任勞任怨竟無裨於

國家之馬政也臣以為自今振飭萬不可緩而所

以振飭之者惟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行之耳查得先年本寺臣裴應章奏奉

欽依不時叅論又臣唐堯欽題兵部覆議不時叅

究凡俵馬官不行用心揀選任其瘦小不堪聽

憑積販包攬者通計其駁回馬以十分為率三

分以上罰俸五分以上住捧俸仍移文吏部附過

為處示懲又查得先年題
准各該解馬人員不赴寺投文通同馬販醫獸人
等旋買匹作弊者容切訪拿送問用大枷枷號
一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欽此欽遵以上
皆題奉
明旨凜若斧鉞臣以為自今以始知縣官選馬至
多不如式者容臣遵
欽依事理即時指名參奏若馬戶解馬敢復蹈前

弊者容臣遵照
欽依事理即時送司問遣是振飭之道也臣職在
馬政言固非越俎奏行題
准事理亦非過求乞
勅下該部覆議照依歷年事例恭候
明旨施行則人心肅而馬政修可以備軍國之需
而萬世治安之計端有賴矣
臣按馬政之脩當自俵馬之時慎之而責成

於州縣此疏按次曲盡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兵部武選司署郎中事員外沈朝煥一本戎政最要四事一曰重京營嘉靖二十九年伏讀

祖制三營曰五軍神樞神機統以總督佐以協理其下設副將等官數十百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官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樞機兩營恭將守其職兵隸在伍為根本設備至嚴也法久

事易往往京營將領以武職之疲軟不肖者為量移之地如文職王官等此輩一到京營氣盡能索支吾歲月安望厲鋒稜而賈餘勇乎至於補軍尤屬可笑雖云祖役多係轉賣或出冒頂富者出錢以買窮貧者出身以應點非丐乞轉徙之徒則犯奸囂猝之輩據操演時非不林林總總而詰以實丁十無三四稽其武藝百無一二軍如兒戲蓋謂此矣近時有海氛之警始增

置選鋒人食雙食加以衣甲待之甚厚而此輩挾弓恃馬素無紀律動輒為非如近日分投私役弊可見矣夫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制煌煌天都可令將無堅職而士皆虛伍乎臣謂今日急宜重京營將官之任凡補京營各官者須妙選天下勇略忠義之士各邊鎮省直總副叅遊重任必曾經京營出者始用之其在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士武藝大器

幾何紀錄積勞或次遷或超陞則人人知在營
有必盡之職出營有大用之途無不爭奮厲矣
且各官隸在京營本兵與協理每歲會同過堂
一遍則可以面識其才力熟察其品格他日遂
可按伏終身視之但憑一薦剡用者虛實較然
也至兵之虛弱不可以驟革尚可漸稽臣謂宜
從外省召募之例給面貌懸牌鈐以大印收補
時撥石較技必求正身懸牌既設自職方員外

轉之驗軍主事又轉戶部下提聽又轉之在營
統軍各官一一以牌驗查一處不對即不准補
而戎政協理及京營科道拱册查點必與牌合
有不對者即係詐冒俱斥革無赦其鑽求冒頂
者稍稍以軍法處之務求壯丁即係粗役如老
幼不堪另行勾取不得濫補而尤加嚴選鋒之
出入必使人有勤勇可備緩急則將有統體之
實而兵無冒濫之弊矣

二曰實邊左邊於今岌岌危於累卵以數千里
孤懸在外虜騎蹂踐其肘腋頃自朝鮮失國而
天朝救之凡邊左精純選赴征倭盡以淪沒年來
虜入華人半為向導不時破碎墩堡即村落市
店無所不侵掠無所不發掘而邊幾無民矣邊
之衛所軍職與各將領習於侵尅軍無見糧轉
輸疲弱卒有虜警無一人超距而前者而邊幾
無兵矣邊者朝鮮之接壤也無朝鮮則邊危無

邊而安得尚有朝鮮乎故實邊左者乃所以堅內地而犄角朝鮮也所幸無人耳然如建州一部落頗擅富厚其人雄狡而足智擦漢兒之類各控弦數十萬往往與俺荅為難朶顏三衛諸屬夷名為忠順外陽以誘虜而內實

中國尚諸夷中有黠傑不群者乎朝馳騎而暮可襲邊而有也臣謂急宜加邊左兵一萬人總兵李成梁性熟於虜顛毛老矣宜為置副將智勇

兼到一人既以佐老亦以習其事

皇上申飭巡撫兵備各官吏講求屯田之策使兵足抗虜而安心於屯久之屯地益廣兵力益盛綢繆固慮而遠庶可漸實也至軍政耗廢錢糧乾沒宜於廣寧遼陽開原等處各設推官一員裁省營糧通判以推代之列銜山東各府而以甲科有氣力習邊者除選每年如省直查盤之例軍必稽實糧必充類添修墩堡之軍申飭防

禦之法三年考滿一體行取豈至如曩時各衛之塌茸而終厭沒不振乎

三曰慎武襲夫開創龍興鬭百戰者委當世世及之至於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世官之其流之弊多至將官子弟未離襁褓而先已報功有財者用錢買級即所為自報級者北功多收零剪尾南功多搜出發窟殺戮降卒堞血無辜種種首功之弊盡行世襲夫上首功者秦

人之俗也

國家計功於首級亦緣臨敵虛冒多故不得已而用此法若又令半歸冒濫官爵不大可惜乎況軍功代有軍職代增此屬幾耗天下錢谷十之三四祭享尚有親盡之祧

宗祿亦有遞減之律而軍功柰何不一議也前朝冗冒之弊賴

世宗時大加裁革夙弊稍清臣謂宜定為上中下

三等上者世及次者遞減下者裁革如二祖從征諸功百世不易自此以後如大戰功關係民社者如故餘定為遞減之法級多者從級減級少者從世減將往時功冊盡出磨對虛心評論承襲者頒為定式刊刻成書分給各都司衛所令其同知赴襲之日司官不得姑息寬縱必尊新例而行之其應襲官舍該有流謗妄議希圖動搖者處以重典遇有邊鎮新功核冊到

部亦照前三款題覆毋使濫溢即大臣之子孫當武陰者亦宜分別無得一概世及至陣亡官軍十不報一身膏草野魄散疆埸當俱從二級之例其親子故絕亦以弟姪承之使不絕祀不然買級者世享榮華而身殉者野鬼不食非所以勵忠魂也

四曰防亂萌夫淮徐潁亳之間界在南北其地疏曠荒落而希物產其民獷悍感憤而有氣且

諸省交會統置不一竄匿無常以故自古草莽之亂往往起於此中近日所報潁州亂民至以千計雖云旋解尚伏牙角臣謂當分浙江省城見在之兵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淮設一有名叅遊統之既可防糧運之不測又可防海汎之近警於天津所募之兵分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潁亦設叅遊統領如淮兩處之兵即以兩處兵餉給之不添一旅不增一粟而隱然掎北兩旗鼓

於南北之間可以消莽伏之雄心可以為應援
之奇計臣非慢然言之也夫此四事者言京營
則十羊九牧互為牽制而不敢動甚者慮稽查
大明恐軍士有挺戈之變夫李光弼特將耳一
旦代郭子儀旗鼓立變豈以
天子之令鼓動於上而法有不行乎言邊左則謂
正處虛耗何假及此不知國猶家也家雖乏豈
其任墻垣之傾圮而不顧一夕有盜而大劫其

財悔難圖矣是在
皇上委任得人總兵巡撫互為參伍而戶部多方
設處軍餉何患無策言世襲見謂賞功之典寧
濫無節先臣李賢奏對
英廟曰武臣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
裝得盡誠深慨之
成祖問夏原吉
朝廷論功陞賞熟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

後日無窮多陞不如多賞此言真萬世賞功之
法向非
世宗皇帝英武獨斷力為剷剃往日之堆積不知
今作何狀以
陛下明明赫赫何難一定規格使虛竊者屏棄而
課實者奮報乎言及防亂莫不切嘆以為書生
之迂耳昔江西宸濠之變當時上下俱為其所
蒙蔽賴知府伍文定巡撫孫燧等陰為積糧練

兵於各府州縣故變一發而王守仁遂有所藉
手以定亂以今淤塞不通之河流南北愁怨之
勞民而可保必幸亡事乎見兔而顧犬亡羊而
補牢不若定計於早之為得而況其急急者也
臣職掌所關乞
勅下臣部堂官會同各該科道熟計而審處一焉
其於軍國重計不無少補臣無任惶悚之至
職按

祖廟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貫?有日增無日減豈厲世磨鈍之權亦傷時害民之蠹也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延綏巡撫金忠士一本為款議原出僉謀再折遽難定決秋防逼近虜情叵測謹陳預戰守機宜以保
封疆以振
國威事臣聞内夏外夷自古有之順撫逆勦自古重之臣本書生不暗兵旅荷蒙
皇上不鄙臣為不肖俯允

廷推拔臣延撫舊年

命下之日政值秋高虜勁之時臣即竭蹶任事凡

諸撫險修實蒐除乘器與夫稽民屯嚴逋欠核

冗食清役佔但有裨于

軍國邊計者俱隨時經行申飭不遺餘力矣套虜

自萬曆二十九年續盟以來大部十九恭順原

有懷款小醜一二作歹未免敗群牽引濡滯市

賞壓欠職此故耳此夷情順逆之大較也先是

各酋悉涎宣大封王設為十事往往要挾屢經
前臣劉敏寬馬從聘相繼力折時加牢籠九事
拒絕開許一帶賞以殺其勢而繫其心往牒具
存言猶在耳此前講許款之原委也職接管之
初見十數年來順逆各別撫勦並用戎壘弗靖
邊隅多艱人民逃竄田地荒蕪商不出途農不
歸野屯糧逋負不完鹽商窮困人畜被其搶掠
墩台被其掏毀政欲稽其款成以為招撫內修

之計即地方軍民迫於虜患千里飛沙寸草不
生瘡痍未起萬衆萬口無不以主款為哀懇職
亦見孤山損折之後斬級二千收降三千殺傷
二千以為
中
國之威伸矣自去春以至秋闔合套諸酋搖尾
乞憐無日不叩關無人不崩角地方父老僉謂
從來乞款未有如此之誠切者皆賴
皇上德威

廟謨神算之所致也職於比時會同鎮臣公同二
道與副叅遊守等官百口百折不啻三閱月詳
矣乙卯之秋合套犯順該年市賞自應全分革衆
謂所討十事已拒其九彼且忿然撥宣大五年
大賞一起全給之例且云延緩之賞不過十分
中之一分又經叅順已過之年為虜人當得之
物況
皇爺年年

發在鎮庫何故執留不與此固我虜人據死以必爭也隨經衆議一年兩賞遵昔舊約以示羈縻窩立合同約以今秋不反方許互市臨期貨物不齊姑待明年亦必秋后方舉實則為一年一市非真一年兩市也隨機應變相時牢籠不過顛倒以示羈縻之術保地方之安耳前此和款原以一年一市為例乃計期已越十五載互市領賞者僅七次而積年壓欠之說意正謂此朝

三暮四帶賞已許而未必即行雖約而未必即
給之顛末也今奉
明旨下頒
廟謨指授另行復講必一年挨次給賞為
定例是綏懷之中明示裁抑之意倘虜一意主戰
又操縱在我以維欵局于將來尊
中國常勝之體絕犬羊無厭之欲計安疆圉誠莫
善於此者萬一威刦之理諭之反覆百折之而

虜或勉強聽從一年之賞則聽邊臣之相機行
事戰守兩防又保一秋無事以抒
皇上西顧之憂則又邊臣綢繆牖户圖謨萬全職
分當如是也顧今
明命肅將以來已數月矣曾調各枝頭目間有遣
差二三夷使來至鎮城責令新舊撫夷副叅遊
守等官公同虛心明白宣諭
朝廷法度利害定以一年一市為準乃各夷使崩

角叩頭懇懇肫肫告以改換局面虜人不敢承
應惟有歸報諸酋長而已各撫夷官隨差通事
官執諭帖同往虜營去訖至今未報大率被劄
恭順者將來從否尚在兩可素常桀驁者反覆
狡計變幻叵測如西路卜言大大落赤黃娟等
部見今爭先進馬急欲領賞受我糧紬猶或易
與套長吉能儕令中東各部移帳生心不就牢
籠近報猛克挨太沙賓等酋吠聲虜北不曰捉

馬不遠謀犯則曰借兵齊集犯搶情形雖出傳聞款之成敗尚未可必除原差通事官見往虜營復行講諭未得的確消息統候款局市賞確有定衡另行具題外但今時已夏中聯息秋臨萬一款市不成虜必踵上秋故智橫肆要挾大舉狂逞勢所難免在我強本自固足食足兵為先事之防者未可一日少緩也臣謹同督按劉門李條議列款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巖疆制馭有備而秋防可

保無虞矣

計開

一酌選調以便統馭臣聞擾龍馴虎膽以慣雄

弄丸承蜩技繇習巧況各屬之強弱狡猾情形

既不相同各鎮之險易直紆山川亦復有異皆

人謂客兵不如土兵職亦謂客將不如土將蓋

客將雖或慣歷一隅豈盡兼諳九塞今使去熟就生毋論邊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諳軍心向背罔識豈如本鎮將領墮地而隨戎馬結髮以戰匈奴形勢之險易虜勢之強弱某處可以埋伏某處可以屯兵聚正分奇左出右入摩不熟于胸中指諸掌上今欵或不成呼吸資其捍禦夷虜亦熟其威名合無

勅下各部今后遇有將領缺出即于本鎮諸將中

或論材品或論薦次或憑本部推升或憑督撫
咨揭庶幾人地相宜兵將相習且武職與文職
不同隨行家兵素有恩結臨敵資其推鋒陷陣
親上死長若用別鎮之官則新任之兵難効指
臂比又情與勢之難禁者若調自本鎮則驛路
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于軍民實兩便也昔虞
允文以潰卒數千敗兀朮十萬于采石及移鎮
蜀中功業無聞豈非違材易地用失所長之明

鑑也伏惟
聖裁
一從容餉以裕軍實臣聞金湯難固恩鑿之堞
韓白不將枵腹之軍故梁劉鄩有言必勝無奇
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賊破豈非兵以衛國
食以養兵乎故有土兵之樞守必有容兵之應
援必有容餉之資給本鎮飛沙不毛全仰京民
二運京運給發稽遲民運半屬逋負以致各堡

倉場如洗別無餘剩目下款式不成虜必內訌全賴客兵策應查得本鎮先年額設客餉銀八萬兩散儲各堡專備撥兵后因虜款裁去六萬止存二萬以二萬之銀分給三十六營堡戰則不飽三軍一餐住則不及千人一日萬一各酋揣知分頭犯搶而又觀望遲延團結不散各城兵馬勢必往援各堡空倉作何供給往則三軍枵腹既無兩粟之奇歸則衆虜近襲決無返旆

之理相持的日形見勢屈唱籌量沙恐未必能
退虜也伏乞
勅戶部議將額設客餉復給本鎮糴買粮料專備
防緩職仰體
國用匱乏不敢妄議加餉但原因款成題裁今因
款不成復給俟虜復款之日不妨照舊議裁倘
允后不戰自當另儲待查併乞急議接濟及節年
所欠

京運年例如時給發庶幾轉眼秋防不至掣肘難
支矣伏候
聖裁
一議夷糧以示柔遠臣聞淵深而魚集林茂則
鳥歸故以夷攻夷
中國之制賈誼有言長弓大箭
中國五十當一故養五弱卒不如養一胡騎查得
套虜萬曆四十三年敗款之後各夷既不敢臨

邊住牧又不能交易營生搗勦大創饑窘投降者三千餘人今欵又不成將來降夷勢必倍蓰但頻糧有限既不敢議於加增而飛鳥依人又無柰張吻待哺故本鎮降夷因無見糧必待營軍逃亡方准頂補有候至一二月尚無缺出竊恐饑虎出柙窮猿思歸夷丁例食雙糧即軍有逃亡亦須以二補一夷丁日增漢軍日耗瞻前顧後終非萬全且窮軍生自沙漠吃糧之外別

無生理合無

請乞以后降夷容職將上年閱視三路缺額軍粮七百二十餘石通融挨次頂補如再不足仍許額外量為酌處增添務使不缺身口不至饑寒然後可得其死力也昔李光弼父為營州羯奴渾瑊身出鐵勒支部今不敢過望若而人但招攜柔遠自是

國家盛德事也伏候

聖裁

一增馬足以備征勦臣閻虞詡之説任尚曰漢之中年能攘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后服漢者以馬少也馬之多寡勢之盛衰相關查得本鎮馬騾駝自萬曆十九年閱視覆定

經制馬騾駝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隻至萬曆三十九年閱視馬騾駝三萬六千六匹頭隻迄今數年中間倒死未補者老瘠未换者則馬

比昔益少今不及三萬之數分守千三百里邊墻散入三十六營堡虜或敗款嘯聚合套已踰十萬而又加以山西宣大寧固之糾合則又不止數倍我以一鎮不及三萬之馬分守一千三百里之長邊又無他鎮之援助其強弱衆寡之勢不大相懸乎職又念太倉告匱不敢妄議增兵矣惟增馬一節萬萬不可已也查得本鎮所收夷丁堪戰與家丁衝鋒者凡二千餘人俱無

馬匹可騎既無馬匹則與無丁同也今正兵營
馬僅二千左右兩營不過一千以此孤弱之軍
期必勝十數萬之虜必無幸矣合無
請乞除見額之外量增馬二千匹正兵營一千左
右營各五百准于市賞銀內動支買補則營伍
有上駟之光士卒鼓先登之氣誠如科臣所言
以二十萬餉士可以長驅虜庭況增馬而較餉
士不過二十分中之一分其利更便宜也如謂

增添溢額草料不敷則姑待款后不妨陸續議
罷亦一時權宜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重搗巢以收全勝臣查
會典內載搗巢之功與血戰同臣又聞兵避實而
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神出鬼沒廼可以收萬
全而自立于不敗之地今或款事不成能保虜
不犯搶但虜之來也勢重則蜂屯蟻聚銳不易

當勢寡則雨去風來速不可及藉令堂堂正正與之相恃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斬馘此皆不足以屈其力而擾其心也虜雖犬羊所最愛者妻子所最惜者牲畜所最畏者冬春之搗巢彼其情甘罰服乞哀叩關而願款市者誠恐一旦搗兵之四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戎姑堅壁清野觀其聲息進則困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使無全害亦無全利然後養威蓄銳少持冬春

卧鼓卿枚屢出而屢擣之晝備則夜搗晴備則雨擣東備則西擣而又樓舡下瀨繞出黄河陸備則水擣彼若于兵至之無時復若于避兵之無地則其勢又不得不乞哀求欵如謂擣巢為出不意非勇也則虜之入犯何莫而非出我之不意乎又謂擣巢不得與撻伐同功則衛霍六出匈奴亦何莫而非擣巢乎蓋古之出塞即搗巢之別名故舍擣巢必不可以服夷虜也今反

復講折肯聽一年一市之賞亦必防其詐而嚴
為之備如聽而有大犯消息則且戰且守剿擒
並舉果其有功仍照
會典優叙庶幾擒戰同功一例升賞則人人用命
而犁庭度幕可長驅矣伏候
聖裁
一亟升賞以鼓士心臣聞計倪之告勾踐也曰
官位財帛為君所輕刈命投死為士所重迺君

不肯以所輕予士士安肯以所重事君由此觀

之兵之勝負實在賞罰嘉靖間該兵部題奉

欽依凡勘功宣薊鎮限一月以裡遼東山西限二

月以裡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裡甘肅限四

月以裡

國家叙功抑何速也又該督臣李汶題奉

欽依以后九塞衛邊閱視年分一應升廕職俸悉

照十六年題准則例分別議叙如遇有搗巢奇

功另加優敘以
請
特恩又非前例之可拘者
國家賞功又何厚也今查本鎮自孤山高家堡失
利之後將士同仇捺命出塞大小數十餘戰剿
殺二千餘招降三千餘殺傷回套而死者不下
二千人
國家二百餘年從來各酋敗衂未有如是之多者

即郊
天肆赦告
廟冊勲以風示四夷激勵九塞使知
皇上之威如雷如霆
中國之兵如風如雨其誰曰不宜迺有已題過者
遲未行勘有已勘過者遲未覆叙若以邊功為
可有可無之事而以賞功為可緩可急之圖致
令應賞者借盡市本應升者不繳串

綸夫應敘不敘則正賞因之不至市本因之無還
應升不升則有功因以灰心無功因以掉臂今
款或不成又當後戰戰勝又當後賞後升則誰
肯以萬死一生之功付之流水哉合無
敕下該部查議將本鎮前後出塞功次已經勘明
者即為題敘未經覆勘者即為題勘其各該升
賞速行
頒給仍將借過撫賞市本作速補還庶受賞者可

以再戰賞功者可以再借邊臣得以便宜從事
相機應變官軍可藉以鼓舞秋防可保以無患
矣伏候
聖裁
一禁鄰虜以孤敵勢臣聞兵患益敵謀貴伐交
故充國之策先零以為夷狄之勢分則
中國之威振元昊跳梁終不越中國一步者以角
厮囉等族不附而掩其后也今西北諸酋皆小

王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套而居者為吉囊也東西哨散牧宣大薊昌山西諸鎮者為俺答也切都寧夏繞出賀蘭山後北接大漢者為木那漢台吉也是三種者平居則分部而領各鎮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來各鎮之虛詰責之則曰彼犯順之夷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恭順之夷非彼部也變幻如黎丘之鬼迭出似擾楚之吳如前年孤山之犯面貌服色大半與

套虜不同及細訪之明是各鎮虜助逆臣奉
勅書原有睦鄰之義今亦不必盡言之也第令套
虜失款勢必號召三部大犯既飽搶之利于延
綏作歹而套虜又不幾伐為各部掩奸乎乞
勅兵部詳咨各鎮撫臣同為
王臣格遵
勅書救鄰之文嚴諭各路將不許沿邊夷人相助
作歹如有仍前暗助者許職密訪真確指名恭

革路將其犯搶賊夷裁去撫賞庶黨援之謀息
而套虜可以長安靜矣伏候
聖裁
一寬文法以責報効臣聞功疑惟重罪疑惟輕
故二卵何傷苟變三敗不掩孟明我
國家敗軍失守之律重輕大小度之情法裁在
會典不啻星日誰敢執三尺以徇之乎但百勝之
將自古為難三宥之條于今為重如堵截之縮

胸宜徵也當論彼已之衆寡應援之逗遛宜嚴

也當論道路之遠近出沒之縱横宜坐也當論

搶掠之多寡前鋒雖挫當覩再鼓之何如后勁

可原少寛前矛之偶衄曹沫魯三北以成功李

廣差六級而自剄寛嚴得失之故畧可見于前

事矣今款或無成勢必復戰戰而勝自當照例

全叙即不幸有小小失亡亦須權其事之大小

情之重輕虜之多寡時之久暫如果守備不設

烽堠不明臨陣怯當矢石臨城莫效捍圍自當如律究處脫事非重大情有可原合無仍令戴罪殺賊以圖後効統俟事定之日提衡總論如罪浮于功不妨併追既往之辜功掩其罪自應薄賞目前之績苦功罪相當則前案既以結明后功不宜抹攞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則邊將嘶自當以損軀報

恩

朝廷矣伏候

聖裁

臣按邊將失守之律至重虜人所習知也故邊將之權為虜所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且立至而邊將亦啖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不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鄰者故比疏以寬文法為要也